



波拉尼奥与足球 或民族主义形同巫术

从《美洲纳粹文学》里的流氓油球
到《归魂》里割手指的布巴



巴西世界杯期间,阿根廷球迷在赛场上手举圣徒利昂内尔·梅西与迭戈·马拉多纳的画像。 摄影:佩德罗·马加特

布巴(节选)

罗伯特·波拉尼奥著,赵德明译

不管怎么说吧,唯一真实的情况就是那一阵子球队很糟糕;埃雷拉和布巴似乎注定要把冷板凳坐到赛季完结;我那时在养伤;任何一个省队都能在我们的主场战胜我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在我们情况越来越糟、俱乐部倒闭的形势越来越严重,加上贝尔古蒂受了伤,教练不得不启用布巴。我记得这事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有个星期六,我们得比赛,星期四训练时,贝尔古蒂跟中卫巴罗意外相撞,膝盖受了伤。于是,教练就在星期五训练时启用布巴代替了贝尔古蒂;我和埃雷拉都明白,星期六比赛时布巴要正式上场了。

下午,在我们集合的旅馆里(因为尽管是在家门口比赛,又是遇上个理论上的弱队,我们俱乐部还是决定认真对待,因为每场比赛都性命攸关),我们把布巴要正式上场的事跟他说了,布巴看看我们,好像第一次权衡我们说的话;接着,他随便找了个借口就一头钻进了卫生间。我和埃雷拉看了一会儿电视,一面商量几点钟去布萨迪房间加入赌局。当然,我们不带布巴去玩。

片刻后,我俩听见从卫生间里传出一种粗野的音乐。此前,我已经对埃雷拉讲了布巴的音乐爱好,讲了布巴有时会关在自己卧室里听他那该死的收录机;但是,埃雷拉从来没有亲耳听过。我和埃雷拉十分专注地听了一会儿啜泣声和鼓声;后来,埃雷拉,坦率地说,埃雷拉是个很有文化教养的小伙子,说道:这

种音乐的作者叫什曼格,是塞拉利昂或者利比里亚的音乐家,是民族音乐的大腕之一,此后我们就管这事了。这时门开了,布巴从卫生间里出来了,他在我俩身边默默地坐下来,好像也对电视感兴趣似的;我闻到他身上有股怪味,像是汗味,可又不是汗味;像哈喇味,可又不是哈喇味。闻起来像潮气,像冬菇和蘑菇。闻起来怪怪的。说心里话,我当时很紧张;我知道埃雷拉也很紧张;我俩都很想离开那里跑到布萨迪房间去,那里肯定会有六七十个队友在打牌,在打扑克,或者玩十一一点,一种文明的玩法。但实际上,我和埃雷拉谁都没动地方,仿佛布巴的气味和他就在我们身边的现实,把我们弄得没了勇气。不是害怕。跟害怕没关系。是个什么很迅速的东西。好像我俩四周的空气压缩了,我俩被液化了。是啊,这至少是我那时的感觉。后来,布巴说话了。他说,他要鲜血,需要我和埃雷拉的鲜血。

我记得埃雷拉笑了,时间不长,仅仅笑了一声。接着有人关了电视,不记得是谁了,可能是埃雷拉,也可能是我。布巴说,他能成功,只需要几滴血,需要我俩保密。埃雷拉问他:你说的成功是什么?我说:是比赛。我不清楚我怎么知道是比赛,但是,的确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是比赛。布巴说:对,是比赛。于是,我和埃雷拉笑了,也许是互相瞅了一眼。埃雷拉是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我坐在床脚;布巴谦虚地坐在他床头。我记起埃雷拉提了几个问题。我也提了一个问题。布巴用数字

做了回答。他伸出左手,让我俩看三个手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他说,试一试,不会有任何损失。他把拇指和食指交叉在一起,好像成了一个套索或者绞索,能把小动物绞死。他预测,埃雷拉会上场。他看到了队服颜色的责任意义;还看到了机遇。他的西班牙语仍然有缺陷。

我记得接下来就是布巴又回卫生间去了;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个杯子和他的剃须刀。埃雷拉说:咱们不用这个扎手。布巴说:剃须刀是好的。埃雷拉说:你的剃须刀不好。布巴问:为什么?埃雷拉说:因为咱们不能为所欲为。他看我一眼,问道:是吗?我说:是的。我用我自己的电动刀。我记得那时我起身去卫生间的时候,双腿打颤。我没找到自己的电动刀,大概是忘在单元房里了,于是就拿起了旅馆给客人准备的电动刀。埃雷拉那时还没有回来;布巴坐在床头前好像睡着了;我关门的时候,他才抬头看着我,什么也没说。我俩默默地坐着,直到有人敲门。我去开门。是埃雷拉。我和埃雷拉坐在我床上。布巴坐在对面,他自己的床上,手里端着杯子,位于两床之间。接着,他快速举起端着杯子的一个手指头,用刀割了一下。他对埃雷拉说:现在该你了!埃雷拉用领带上一个小别针把握住了这个时机,小别针是他那时候找到的唯一可以刺伤的利器。接着轮到我了。我和埃雷拉正要进卫生间洗手的时候,布巴抢先了一步。我在门口冲他喊叫:布巴,让我先进去!对我俩的唯一回答就是又传

来了几分钟前埃雷拉焦急忙忙(或者是我现在觉得他急急忙忙)评定的“民族音乐”。

当天夜里,我很晚才去睡觉。先是在布萨迪的房间玩了一会儿;后来去了旅馆的酒吧;那里醒着的球员一个也没有了。我买了一杯威士忌,坐到一张可以欣赏巴塞罗那那万家灯火的餐桌旁喝酒。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人在我身边坐下了。我吓了一跳。是教练,他无法成眠。他问我这个钟点了怎么还不睡觉呢。我说有点紧张。他说:阿塞维多,可你明天不上场啊。我说:那就更糟。教练看看城里,点点头,摩擦双手。他问我:你在喝什么?我说:跟您一样。他说:啊,好,这对紧张有好处。后来,教练说起了他儿子,他的家庭,家里人住在英国;说的最多的是他儿子。后来,我俩起身,把酒杯放到了吧台上。我进了房间,看见布巴在他床上安安静静地睡觉。通常情况下,我是不开灯的,但是这一次开了灯。布巴没有动弹。我去卫生间,那里的一切井然有序。我穿上睡衣,上床,熄灯。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我听见布巴有节奏的呼吸声。不记得什么时候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我们赢了:三比零。第一个球是埃雷拉射进的。他是那个赛季第一个破门的人。另外两个球是布巴进的。体育新闻发布会有些勉强地谈到这场比赛里发生的重要变化,强调了布巴参赛的重大意义。这场比赛记者:我知道真正发生的是什么。实际上,布巴踢得不好。踢得好的人有埃雷拉、德利沃和布萨迪。他们是

队里的精华。实际上,布巴在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显得心不在焉。但是,他射入两球,这就足够了。

现在也许我该说说三个进球了。第一个球(是在下半时)是巴罗开出的角球。布巴在混乱中一伸脚射进去的。第二球有点怪:对方已经认输了,时间过去了85分钟,场上所有的球员都累了,我方可能更累;比赛的调子明显是保守的;这时,有人传球给布巴,我想他是希望布巴回传或者拖延时间;但是,布巴沿左边线飞驰,比过去的速度快,距离禁区四米的地方,大家都盼着他传中的时候,他却抬脚猛射,这让对方的两个后卫和守门员大吃一惊,是个弧线球,我从来没见过,只有巴西球员会踢的球,溜进了对方大门的右上角,让全场的观众一下子跳了起来。

那天夜里,庆祝胜利之后,我找布巴谈了。我问他魔法、魔法、杯中鲜血的问题。布巴看着我,脸色严肃起来。他说:附耳过来!那时我们是在一家歌厅里,说话听不清楚。布巴在我耳边私语了几句什么,起初我没明白。可能那时我喝醉了。后来,他的嘴唇离开我的耳朵,冲我一笑。他说:你很快也能进好球。我说:对,很好。

从那时起,一切都走上了正轨。下一场,我们赢了:四比二。这一次是在客场踢的。埃雷拉头球得分;德利沃点球得分;布巴进了另外两个球。那两球怪极了;或者我觉得如此;我了解事情经过;那是在旅行前——旅行我没去,我跟埃雷拉一起参加了割手指、有杯子和鲜血的仪式。

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 北京时间7月14日是巴西世界杯的决赛日。7月15日则是智利天才小说家罗伯托·波拉尼奥(1953—2003)的第11个忌辰。

波拉尼奥爱足球。去年此时,另一位智利作家、比他小十二岁的好友圣地亚哥·甘博亚(Santiago Gamba)为西班牙《国家报》撰文忆旧,其中说到,他对波拉尼奥最多的记忆,是两人在电话上长久地谈天说地,话题“通常是文学,但也有电影和足球”。

活着的时候,波拉尼奥以自己的理解把足球写进了小说。

油球

在今年5月上市的中文版《美洲纳粹文学》中,阿根廷诗人伊塔洛·斯比亚菲诺只热衷两件事:文学和足球。他是博卡青年队的拥趸,在第一篇宣言中便造成阿根廷足球危机的元凶指向“不能培养优秀球员的犹太富豪以及把国家拖入衰败的赤色知识分子。”他创办了季刊《与博卡同在》,发表檄文《犹太人滚蛋》,还对河床队极尽嘲讽之能事。此人不足文斗,也热衷于武斗,曾组织博卡帮成员前往各地为球队助阵,殴打对方球迷。

“1978年是伊塔洛的荣耀之年。这一年阿根廷首次获得世界杯冠军,帮派成员们上街庆祝。这时的大街成了特大狂欢节通道。这是‘小伙子们干杯’的一年,写讽刺、狂放诗的一年;他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庞大的足球流氓团伙,迎向自己的命运。”

伊塔洛的弟弟阿亨蒂诺·“油球”·斯比亚菲诺受哥哥的影响,也成了诗人、剧作家、小说家和博卡的支持者。他写了一个剧本,描写元首们召开峰会,讨论拉美足球怎样对抗欧洲足球的威胁,却演变成元首之间的手淫比赛。具体的解决办法还要等到油球发表火药味十足的宣言。他在文中建议,“拉美回击欧洲全方位足球的办法就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最优秀的球员,比如克鲁伊夫、贝肯鲍尔等人。”(赵德明译)

油球的笔名“阿亨蒂诺”取自阿根廷国名,相当于我们身边的某位“王中华”。阿亨蒂诺是个狂热的爱国者,每逢世界杯之年,他都要弄出些动静。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他创作了爱国长诗《冠军们》,油印一千册后到体育场门口叫卖。1982年的西班牙世界杯,他在巴塞罗那被捕,罪名是企图谋杀、偷窃和制造混乱,因此入狱三个月。他写了首六百四十行的长诗《孤独》,思考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期间“冠军们的孤独心情”,而那届大赛最后的胜利者正是阿根廷。1990年,他和另外三十个阿根廷足球流氓团伙前往意大利观看世界杯,并公开表示要与英国足球流氓代表举行会晤,共同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死难者祷告。两年后,他率领本帮成员伏击阿根廷球迷,致两人死亡后被迫逃亡。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他突然在波士顿现身,接受采访,轰动一时。1998年,他放弃了法国世界杯,转而投身读书和写作。2002年,曾经有人在日本大阪的世界杯看台上发现他一闪而过。

波拉尼奥说油球2015年才死,但没有交待他是否在今年的世界杯期间去过巴西。

布巴

波拉尼奥不仅写职业足球流氓作家,也以第一人称写过一篇正经八经的足球小说。那就是《杀人的娘子》(Putas asesinas)里的布巴。

《布巴》将足球与超自然的巫术放到一起,叙事者是一个来自阿根廷联赛的智利左锋阿塞维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俱乐部效力,因为伤病的原因,他失去了上场机会,最终以饮酒和嫖娼消磨时间——那时还没有微博和微信呢。后来球会新签的非洲球员布巴来了,做了他的室友,于是阿塞维多与球队的命运在某个夜晚忽然改变。

《杀人的娘子》出版于2001年,后与波拉尼奥另一部短篇集《通话》(Llamadas Telefónicas, 1997)中的篇目重新组合,先后编成了两部英译短篇集《地球上最后的夜晚》(中文版出版于2013年3月)和《归魂》(The Return)。

《布巴》收在《归魂》里。与书名同题的短篇如此开头:“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好消息是死后灵魂不灭。坏消息是让-克洛德·维尔纳夫是个恋尸狂。”

短篇小说《杀人的娘子》同样收入了《归魂》一书——事实上这一篇写的也是足球,只是不如《布巴》那样以球员和球赛为中心。喜爱足球的西班牙语翻译家赵德明已经译出了《布巴》,波拉尼奥的中国出版商北京世纪文景公司向读书报提供了译文,我们节选刊出其中完整的一部分,两个意图:告别盛大的世界杯,纪念伟大的波拉尼奥。

东京国际书展再创规模之最

读书报特约记者戴铮报道 亚洲规模最大的图书博览会——第21届东京国际书展于7月5日闭幕。为期四天的本届东京书展吸引了来自25个国家的1530家出版社前来参展,再创规模之最。同时举办的还有展示最新电子书服务和技术的“第18届国际电子出版博览会”等相关活动。

今年东京书展的主题国为马来西亚,展馆面积超过300平方米。在马来西亚翻译、书籍中心的带领下,18家出版社与代理公司组团赴日商谈版权贸易,展出品种包括小说、童书、学术书、商务图书、绘本、漫画等各类出版物。

开幕式后,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立花隆发表了题为《解读“知识的巨人”——出版的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基调演讲。他指出,眼下电子

书方兴未艾,致使“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知识世界”的形态也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出版社、书店、图书馆、作者各方都应思考如何融入电子书的时代。“只有人类是读书的生物。人类的大脑通过读书得以耕种。”在演讲的最后,立花隆如此强调读书的意义。

在本届书展的eBooks专门论坛上,日本Impress出版公司董事长川雅洋发表的总论题为《了解电子书出版的最前线,就知道出版业的未来》。他指出电子书已进入真正的普及阶段,美国的电子书品种在整个出版市场中所占份额超过三分之一,不仅诞生了用电子方式创作的畅销书,以电子书的形式进行个人出版的作家也急剧涌现。因此,他呼吁日本出版界尽快抛弃对电子书的“違和感”(疏离感)。

书展期间,各出版社举办的多个专题座谈会及作家签名会可谓精彩纷呈,作家池泽夏树、片山恭一等齐齐亮相,与读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旅日作家、神户国际大学教授毛丹青则推介了中国大陆首本专门介绍日本的杂志——《知日》月刊。在日本洋书协会主办的“洋书大卖场”,约一万种、五万册各种类型的西方图书以三至八折的特别优惠价出售,令爱书人喜不自胜。

在本届书展特设的读书推进研讨会上,著名作家简并康隆与读者分享了读书对其六十年创作生涯的绝对支持。教育改革实践家、原东京和田中学校长藤原和博则现身说法,介绍了自己如何从一个讨厌书的人变成读书家的经历,以及如何培养能使其人生丰富多彩的“信息编辑力”的秘密。

范哈尔传记秋天上市

读书报记者王胡报道 英国黄衫社将在今年秋天出版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和曼联队候任经理路易斯·范哈尔的传记。

该书名为《啊,路易斯》(O, Louis),由荷兰记者胡戈·博斯特(Hugo Borst)撰写,黄衫社购得了该书的全球英文版权。

该书是荷兰畅销书,重点描述了范哈尔幽默、暴躁、狂热的工作方式以及他颇具争议的媒体形象。

博斯特关于荷兰球会费耶诺德的专著曾获比利时金猫头鹰文学奖的提名。

在范哈尔的率领下,荷兰队进入了今年世界杯决赛的四强。

发现聂鲁达未刊诗歌

读书报特约记者于凤川报道 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二十首未曾出版的诗已被发现,这是聂鲁达基金会查阅诗人的档案时发现的。

埃菲社日前援引塞克斯·巴拉尔出版社的说法称,

这些未刊诗歌将于2014年年底先在拉丁美洲付梓,而后于2015年初在西班牙出版。

据出版商透露,上述手稿是在几个存放诗人作品草稿的箱子里找到的,这是聂鲁达诗歌作品的重要发现。